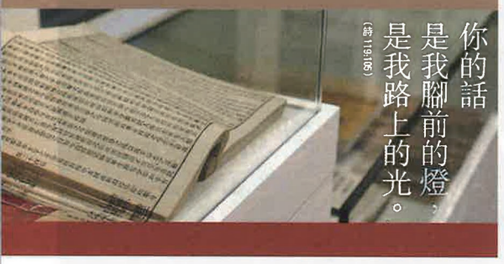
《和合本》百週年紀念



在數碼化年代，我們在查考或閱讀聖經時，可能都會習慣到不同的聖經網上平台如YouVersion、Biblegateway等手機應用程式或網站，尋找不同的聖經譯本，看看同一段經文不同的翻譯，豐富我們對聖言的理解。然而，在這些平台上，中文譯本的數量卻非常有限，原來是因為過往一直未有人著力推動中文聖經電子化工作。

聯合聖經公會全球翻譯顧問黃錫木博士，近年致力推動一個古中文聖經數碼化工程，牽涉卅四個譯本、合共二千多萬字。他相信這是史上最龐大的基督宗教文獻數碼化工程之一，現時工程已經完成了首兩個階段，並由香港聖經公會支持最後一個（即第三個）階段的工作，預計於明年年底，香港聖經公會慶祝《和合本》百週年紀念之時，將完成整項工程。完成後，他們將把成果免費開放予公眾參閱，將先賢翻譯聖經的努力一一呈現大眾眼前。

採訪：陳盈恩（圖片由香港聖經公會及黃錫木博士提供）

中文譯本電子版為何那麼少？

身為聖經翻譯專家的黃錫木在很久以前已思考，為何英文聖經那麼多不同譯本也有電子版，中文聖經不同譯本的電子版卻不多？「在二〇〇七年慶祝馬禮遜來華二百年時，大家也沒想過會做馬禮遜聖經的電子版，只有一個圖像版本。」黃錫木後來了解是因為資金問題而沒人推動。直到五年前，黃錫木服事的國際機構聯合聖經公會，有一部門叫「數碼聖經圖書庫」（Digital Bible Library），提供資金推動不同語言的古舊聖經譯本數碼化，他便申請了該筆資金，完成了六個中文譯本的數碼化工程。「那包括一九一九年的《和合本》，原來也沒有可靠的電子版，坊間流傳的幾個版本都不準確。從這看見，數碼化的工作是很艱鉅和容易出錯的。」

他們選取來進行這個數碼化工程的聖經版本，都是一九五〇年代之前的新約或全本聖經，包括文言文（即文理）和白話文聖經。黃錫木表示，他們用了約兩年時間做完第一階段後，第二階段用了約兩年做了廿二個譯本。國際性的聯合聖經公會撥出了十多萬美元來推動只涉及單一語文的工作，是非常難得的事。

至去年年底，黃錫木開始籌備第三階段的工作，希望將餘下十幾個版本都完成這數碼化工程。他與香港聖經公會商談時，香港聖經公會對此表示很有興趣，覺得很新鮮和史無前例。他們相信，這是最大型的基督教經典數碼化工作。香港聖經公會最終決定承擔第三期工程的費用，並預計於明年慶祝《和合本》一百週年時，正式推出共卅四個古中文譯本的電子版及一個譯詞資料庫。黃錫木形容，第一期及第二期是啟導工作，由國際性的聯合聖經公會支持，最後的第三期由本土的香港聖經公會支持及完成，意義重大。

將傳教士努力成果具體呈現

香港聖經公會署理總幹事李正源很希望這工程完成後可以得到推廣，令更多人得以欣賞上帝在過往的歲月透過宣教士為中國人所做的聖經，希望大家看見的不只是文字，更能看見背後的情懷和意義。他認為，這個工程能讓人日後更方便地搜尋到中文聖經不同版本，能更明白歷史、和傳教士翻譯聖經的辛酸。

黃錫木在聯合聖經公會工作了十八年，負責過二十多個聖經翻譯項目。雖然今次這個不是聖經翻譯的項目，但對他來說是最引以為傲的，因為可以將歷史先賢、傳教士的傑作數碼化，讓更多人認識和傳開。「這是相當難的。當我們看翻譯歷史，《和合本》一九一九年出版之前的五十年，其實是整個來華宣教史裡最艱辛的一段日子，也是最多傳教士來華的時候。那時候他們有很多挫敗，有很多根本不能完成一個任期便要離開。可是那幾十年，也正正是中文聖經翻譯史上出現最多譯本的時期，可見傳教士想將聖經翻譯成當地文字的努力。」他指一直以來華人教會有心發掘聖經資源的人可能會聽過有《委辦譯本》、《馬禮遜譯本》，但可能只是聽過，但數碼化後讓人真的看得見，並能好好的欣賞，他對此感到雀躍。

首創譯詞資料庫

除了將古聖經譯本數碼化外，團隊還特別製作了一個譯詞資料庫，挑選了六千多個主要原文聖經用詞，將卅四個譯本中出現過那詞的地方顯示出來，顯示該詞在不同譯本中怎樣翻譯。黃錫木表示，在現存有聖經譯本的語言中，暫時並沒有一個語言能如此大規模地為每個譯本做出這樣的譯詞資料庫。這不僅牽涉打字及校對的過程，在製作過程中更需要專業人手判斷。而且完成之後，難處是要製作一個合適的介面去呈現這個資料庫。

黃錫木表示，這個譯詞資料庫，可以讓檢閱者快速地檢視三百多年中文聖經翻譯中對某個字詞的翻譯，更可以看到某些教派、宗派、差會的譯本之間的互相影響，對往後的中文聖經翻譯工作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黃錫木選取了其中一詞，向記者展示這資料庫的強大。例如啟示錄十二章希臘文δράκων這詞，《和合本》譯作「龍」，黃錫木一直認為是《和合本》譯得最令人遺憾的地方，因為用了一個指向中國文化吉祥物的詞翻譯了聖經中最邪惡的生物。從這資料庫比較過不同譯本後，黃錫木發現原來由馬禮遜開始這詞已經是譯作「龍」。反而一個天主教譯本：十九年紀初賀清泰譯本譯作「蟒」，後期有天主教譯本譯作「毒龍」，他認為這些翻譯都不錯。黃錫木指，賀清泰譯作「蟒」是譯得很好的，因為在《七十士譯本》裡這希臘文字翻出來就是「蛇」的意思（例如：出七9,10,12）。

「由此可以看見，從來沒有一個譯本是可抽空文化、歷史語境進行，一定是承接前人，或好或壞。今天的翻譯計劃多多少少也受著之前的譯本影響。做這資料庫也希望可以促進聖經翻譯的工作，希望現行或將來的聖經翻譯可以用這卅四個譯本作參考，從前輩中得益。事實上，近十年出版的新的譯本，都未有好好提取之前的譯本可參考的資源和成果，其中的原因可能就是從來沒有這些資源可供參考。」

而對於一般信徒而言，黃錫木認為數碼化工程意義在於能讓我們知道除了《和合本修訂版》、《新譯本》、《新漢語譯本》等幾個譯本外，其實還有不少中文譯本。「如果說包括單行本的全部譯本，其實共有約八十個，而（接近）完整的新約或全本聖經的譯本也有四十多個，是英文及西班牙文以外第三多的語言，數目是相當多的。」

他指每一個譯本也有其壽命，隨著我們對聖經認識增加、語言變化，服事的價值會有限制，所以需要修訂。「以前的譯本，某程度上已完成歷史價值，但對今天的人來說，不同譯本可以讓我們看到同一段經文不同的處理方法，其實很能豐富我們對上帝話語的表述方法。聖經不是一言堂，多看不同譯本，幫助我們對上帝話語的領受和理解都更深入。」

思念傳教士的辛酸往事

黃錫木說，這次工程最大的滿足感就是能看到以前的聖經翻譯者的成果重現大家面前。他強調，當時宣教士的工作都是非常勞苦的，例如諾貝爾文學獎得獎的首位女作家賽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小時候便曾跟隨她的傳教士爸爸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 1852-1931，曾短暫參與過《官話和合譯本》工作，後自行翻譯新約）在內地艱苦地生活，她在著作中回憶她童年時的生活，曾提及爸爸因為埋頭苦幹在聖經翻譯中，當時又沒有得到其他差會支持，所以生活十分困難，但家裡剩下的每一分錢都要貢獻父親買紙張、文具等必需品去完成他的聖經翻譯工作，犧牲了兒女的生活。「雖然這或許是一個反面教材，但可見當時的傳教士真的很辛勞，奉獻了他們的一生來貢獻給中國教會。但很多時候他們的故事已被人遺忘，所以這數碼化工作也希望能延續他們的故事。」他認為走在這路上的傳教士當時遇到的困難，很值得我們今天的信徒常常思念。

黃錫木亦表示，如果將來有資源，也希望將單行本的中文聖經進行數碼化。他表示，有些譯本也是新近才被發掘出來的，有不少在歷史文獻中都沒有記載。

古中文聖經數碼化工程譯本一覽

第一階段（6個譯本，共3,800,000字）

- **北京官話，白話**（新約，1872；舊約，1874）
- **俄羅斯正教，文言**（新約 + 詩篇；1910）
- **淺文理和合，文言**（新約；1902）
- **深文理和合，文言**（1919）
- **官話和合，白話**（1919）
- **王元德（王宣忱）**，白話（新約；1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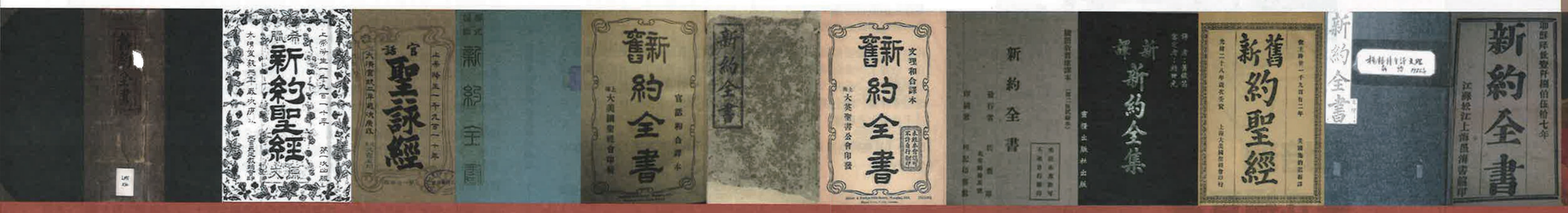
第二階段（17個譯本，共9,800,000字）

- **白日昇，文言**（部份新約，天主教；1707）
- **賀清泰，白話**（新約＋部份舊約，天主教；1803）
- **馬殊曼、拉沙，文言**（1822）
- **米憐、馬禮遜，文言**（1823）
- **委辦譯本，文言**（1927；新約，1852；舊約，1854）
- **裨治文——克陛存，文言**（新約，1859；舊約，1862）
- **南京官話，白話**（新約；1857）
- **楊格非，文言**（新約，1885／1903；部份舊約，1886-1905）
- **楊格非，白話**（新約，1892[1887]；詩一篇，1907 [1898]）
- **包爾騰，文言**（新約；1895）
- **湛約翰、韶瑪亭，文言**（新約；1897）
- **施約瑟，文言**（1902/1904）
- **蕭靜山，白話**（新約附注，天主教；1922）
- **李山甫等人，白話**（新約，天主教；1949）
- **朱寶惠，白話**（新約附注；1958）
- **鄭壽麟、陸亨理，白話**（新約；1958）
- **蕭鐵笛，白話**（新約；1959）

第三階段（11個譯本，約6,000,000字）

- **俄羅斯正教，文言**（新約，1864；詩篇，1879）
- **四人小組，文言**（新約，1837；舊約，1838）
- **太平天國譯本，文言**（部份舊約／新約，1853）
- **郭實臘，文言**（新約，1839；舊約，1855）
- **高德、羅爾梯，文言**（新約，1853／1873；舊約，1866）
- **胡德邁，文言**（新約，1867）
- **裨為仁，文言**（新約，1870）
- **官話新約全書——漢字翻羅馬字，白話**（新約；1888）
- **朱寶惠、賽兆祥，文言**（新約；1929）
- **《次經全書》，白話**（1933）
- **吳經熊，文言**（天主教；新約，1949；詩篇，1946）

中文聖經數碼化工程成果將現



數碼化古聖經工程如何運作？

黃錫木表示，他們首先要尋找這些古聖經的影像本，有些可以在台灣的信望愛網站找到，有些則需要花上時間心力，例如太平天國譯本是其中一個較難找的譯本，因為那時很多文件被銷毀，黃錫木指他知道的是只有一個複本收藏於大英博物館，後來得悉那譯本有菲林底片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於是他託朋友借了後掃描出來，花了很多工夫才得到。另外，他們最近也託英國聖經公會找到了浸禮宗粪為仁的版本（1870），這譯本不但難找，成本花費也不少，雖然只有新約，但所需費用要約兩萬港元。黃錫木指除此之外，有些譯本還未找到，而有些即使找到，擁有者也不容許他們掃描，因此未能進行數碼化工程。

在找到圖像後，他們便開始數碼化工序，團隊之前曾用素描方法去認字，但因為古聖經的圖像殘舊不清，此方法不太可行，因此已改為聘用台灣的打字公司人手打字，再分發到內地團隊作整理和基本檢查，然後就是漫長的校對工作，一般是兩次校對（黃錫木承認是很不足夠的）。最後整理和檢查後，文本就上載到一數碼聖經圖書庫，之後再分發到例如YouVersion等合作伙伴供公眾使用。

古聖經譯本對我們今天的影響

此次數碼化工程，黃錫木認為也可讓大家看見華人聖經文化遺產的傳承是有延續性的。他舉例指如香港第二間最古老的教會是般含道的聖士提反堂，當中的「士」字不是用《和合本》司提反的「司」字，很多人都不太明白為甚麼，原來那是《委辦譯本》的用字。《委辦譯本》是《和合本》出版前最通用的譯本。

又例如，今天我們說的「恩典」一詞，天主教會用「恩寵」，但原來《委辦譯本》也是用「恩寵」一詞的（共六十九次）。在基督新教中，有些歷史悠久的主流宗派也常用這詞，可能就是受這譯本的影響，而不是因為跟從天主教的用法。

事實上，黃錫木表示，即使我們今天常用的《和合本》，在其面世以前，官話版本只有《南京譯本》和《北京譯本》，當中最流行的是《北京譯本》，其對《和合本》的影響也十分大。

和而不同：從不同譯本中欣賞上帝的作為

這數碼化工程起初由聯合聖經公會支持，黃錫木透露前兩期已經用了十幾萬美元，聯合聖經公會是國際性機構，不只服事中國人，很少會動用那麼大筆的資金去做單一語言的工作，現在工作再由香港聖經公會承擔。香港聖經公會估計整個項目共需要約三十萬美元，包括三個階段的數碼化工程及譯詞資料庫，以及為它們製作合適介面呈現公眾眼前的費用。李正源表示，他們很希望中國人自己可以支持這工作，傳教士當年已為中國人奉獻了時間、生命，他認為我們應將他們的工作延續下去。

李正源認為這項自相當有意義，從這麼多的譯本中，他看到聖經的豐富資源，原來有那麼多個譯本。他也看到神很愛中國人，「祂將祂的話用那麼多傳教士的辛酸傳了給我們，我們又如何傳承下去呢？」

他認為，這種傳承聖經的精神也與香港聖經公會不謀而合。他指出，香港聖經公會也是承接聯合聖經公會的工作。當年英國聖經公會支持馬禮遜來華傳福音和翻譯聖經，之後有美國、蘇格蘭聖經公會也在國內支持其他翻譯工作，後來他們覺得要聯合在一起，讓人看見同一個信仰，所以希望製作《和合本》，適逢當時五四運動等時代改變，便使這本官話聖經能流傳使用。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香港聖經公會便承接了聯合聖經公會當時在中國內地的責任，將聖經傳開。

李正源表示，《和合本》的流行通用，是上帝奇妙的作為。「中國人放下自我意識用同一個譯本，是很神奇的事，因為神揀選了它。」

黃錫木對此也表示認同，雖然不同譯本為我們帶來豐富的資源；但另一方面，有那麼多譯本出現，其實也因為當時傳教士山頭主義很強，往往彼此敵對，所以很多傳教士都要自己翻譯聖經。「馬禮遜在憶述二十多年傳教歲月時，說到自己朋友就沒有幾個，敵人卻有很多。聽到這句話是很難過的。」而《和合本》的精神就是跨越宗派的合作精神，非常重要。